七十二家集

梁昭明太子集卷之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著

啓

謝勅賚地圖啓

漢氏輿地形茲未擬晉世方丈比此非妙匹之長樂惟鞊古賢儔之未央止圖將帥未有洞該八薮混覩六合域中天外指掌可求地角河源戶庭不出登閬千秋自識烏桓之地脫逢壯武方著博物之書

謝勅賚水犀如意啓

臣統啓應勅左右伯佛掌奉宣勅旨垂賚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義所須白玉照彩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雕剖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漢帝之簪似獲趙堯之印謹仰承威神陳諸講席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王式碩儒忻驪駒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恧其大賚犀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殊恩特降伏深荷躍不任下情謹啓事以聞謹啓

謝勑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臣綱啓後閤應勑木佛子奉宣勑旨垂賚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部十袠合目百一卷冥鄉靚日未足稱奇採藥逢仙曾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窮於幾象四書所總施命止於域中豈有牢籠因果辯斯寶城之教網羅眞俗開玆月滿之文方當道洽大千化均百億雲爾識種雨遍身田豈復論唐帝龜書周王策府何待刋寢孟津屛黜丘索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攜巳

銜愚不勝慶荷不任頂戴之至謹奉啓

謝勑賚看講啓

臣統傺王書管萬安奉宣勑旨以臣今講竟曲垂勞問伏以正言深奥總一群經均斗杓以命四時等太陽而照萬國臣不涯庸淺輕敢奉宣莫測天文徒觀玉府懃悚交并寢興無寘仰降中使俯賚光臨榮荷殊慈曆紀啓處不任下情謹附啓事謝聞謹啓

謝勑叅解講啓

臣統啓主書周昂奉宣勑旨垂叅臣今解講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淵奥非所能鑽仰遂以無庸叨玆宣釋將懸讓齒反降教胄之恩允宜尚學猶荷説經之詔竊以挾八威之策則神物莫干服九丹之華則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訓玆學侶奉揚聖旨洞曉群儒鼓冶異師陶鈞久滯方使恵施愿其短長公孫罷其堅白王生挫辯既盡神氣法開受冞求隱東峰中使幽臨爾光函

府仰戴殊慈不知啓處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

聞謹啓

謝勑賚御注大集經講疏啓

臣綱啓宣詔王慧寶奉宣勑旨垂賚御注大集經講疏二袠十六卷甘露入頂慧水灌心似闇遇明如饑獲飽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詮雲集四辯言而未極八聲闡而莫窮俯應天機垂茲聖作同真如而無盡與日月而俱懸但覩寶春山獲珠大海臣實何能猥蒙誘被張奏谷箏豈足陳心抗袖長言未伸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謹奉啓謝聞謹啓

東宮掘得慈覺寺鐘啓

竊以白亭舊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開鍾石之響猶復存諸良史汗彼篆素音如杏梁遺飾廻成紺殿椒塀昔處仍構寶階啓甃鐘於殊里託靈文於甕地雖魏廟出璽皋祠現璧固以拱茲孝感感此禎契將郭令鄙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直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慚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璘深悲慟切視蓧哀喻封筴

十二月啓

太簇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英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
陽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泛三光之酒
飄颻餘雪入簫管以成歌皎潔清冰對蟾光而
寫鏡敬想足下神游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
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
之交今日言離永歎參商之隔但某執鞭賤品
耕鑿庸流沈形南畝之間滯迹東皐之上長懷

盛德聊吐愚衷謹憑黄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馬於桃源飛少女于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鳥哢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煙霞尋五栁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翩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蒂户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玄之逸氣既而

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裒侶之憂誠有離群
之恨謹伸數字用寫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
之音翔蝶飛林競散佳人之臉爰游碧沼疑呈
遠道之書燕語雕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
成蓋遥飛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
之影對茲節物寍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
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鸞詞場月白吞羅含之

彩鳳辯囿日新某山北逸人墻東隱士龍門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鷁路頹風想簪纓於幾載旣違語嘿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

中呂四月

節届朱明晷鍾丹陸依依聳蓋俱臨帝女之桑欝欝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户牖之內麥氣擁宮闕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皋詩成七步涵蚌胎於學海卓爾超群蘊鵾抵于文山儼然

泝秀但其窮途與縣岐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
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振響鵯鶋孑戛之夜
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既乖連璧之契終隔
斷金之情中心藏之甲誠至矣今因去鴈聊寄
芻蕘如遇回鱗希垂玉翰

甤賓五月

麥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泛水豔如越女之顋
蘋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户暑氣
于是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

敬想足下追涼竹徑託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流水酩酊頹山實君子之佳遊乃王孫之雅事某沈痾漳浦卧病泉山頓懷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酷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伸弊札以代勞人佇覩芳詞希垂愈病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鬢濯枝遷而潦溢芳樹

茂而發榮山土燠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爍敬想
足下藏形月府遁跡冰床披莊子之七篇逍遥
物外玩老聃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
青緗末學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篁之間將假
德以爲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年之獨鶴暫逐
雞群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旣非得意正可
忘言諸不具伸應俟面會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届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

玉露夜凝直泫仙人之掌桂吐花于小山之上
梨翻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揺落
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
度之器量千尋聳幹嵇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
庸才三隅頑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
爭逢見日俛仰興歎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
能後鸞鳳雖與風月是同孝矣擇交希垂影拂

南呂八月

一歎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

斷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延下羽儀勝踐領袁嘉賓傾玉醑于風前弄瓊騶于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鳥聲而雙雙下淚當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旣傳蘇子之書更汎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略敘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叨風念不黜愚緘

無射九月

宿昔覿朋平生益友不謂窮通有分雲雨將乖旣深伐木之聲更問採葵之詠屬以重陽變敘

節景窮秋霜艳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調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吞鳥之聲德藏懷蛟之智但某衡門賤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碧雞之辯數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伸布服之言用述傾糧之志

應鍾十月

節届玄靈鍾應陰律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迴胡風起截耳之凍飈

日興縣背之思微想庭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閭之下某陋巷孤游穿墻自活終朝息爨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潤褋恐逢犬子雖此甚賤而不羞貧緒服有時此言何述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嘿頓隔秦吳旣傳蘇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

切而凝唇虹入漢而藏形鶴臨橋而送語形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擁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萬定炎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還龍劍而却步月下開營進鼙鼓而橫行雲前起陣徒勞斬斫登用功勳諸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分手未遥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矜友思仁行坐未捨既屬巖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撤想庭下樓神鶴舊矜想龍門披玩之間願無捐德芸種瓜賤士賣隣翁生入樊籠以揚聲不違恭子舊鹽車而顯跡罕遇孫陽徒懷卬角之心移想愚腮之患既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能懇露

梁昭明太子集卷之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著

序

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

之始大輅寔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

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
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
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旣傷壹鬱之懷靡愬臨
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
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
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
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
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

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詞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
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
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
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
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
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
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
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
所選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詞忠臣之抗直謀

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

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
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數分之中各以
時代相次

陶靖節集序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　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　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

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泄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鵷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

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
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
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
達士因以聊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
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
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
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
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
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

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

游泰華遠求桂史此亦有功於風教也

七契

竊斯逸士肥遁棄榮蓮峰於焉刻跡灌木是用旌形口不悅於五味心不娛於八聲鄙巢父之稱哲笑蘇門之爲英鵠蓋龍旂初不關意鳳吹鼉鼓終不屑情跨四海而擅美邁三古而振名居山林而不返終無慮而無營於是辯博君子詞若湧泉言踰郤泰之辯超稷下之田欲抑則大鵬垂翅欲抗則尺鷃冲天聞逸士之懷寶

乃排衣而造焉嶲兩驂之如手乘輕車之若流爰自幾何徑造山周傍瞻虹見俯眺雲浮鳴禽聒耳聚霧潎晬唯一峜之為阻無三逕之可求於是披榛陟路援蘿踐崿雖跋涉而不休覩逸士之所託其為居也寂焉而靡所聽瞑然而無所瞻三春蔓户八桂攢簷華門烏宿圭竇狐潛風來室撼霧下窻靈寔人跡之罕至逸士於此而獨淹

君子曰蓋聞智士不希狷介仁者莫有迷邦傳

談終受殷爵呂望遂啓齊封余敬吐誠而畢慮
予能晉志而見從乎逸士曰鄙人固陋自潛幽
藪必枉話言敬聆金口
君子曰若夫夾鍾之節春景依遲碧樹初蘂綠
草含滋春臺之樂信矣熙熙於是百金之士萬
鍾之家招搖隆富徵集豪華駕紫騮之馬乘青
蓋之車出自高宇行無狹斜陶嘉月而結交遊
藉芳辰而宴朋友望宜春以隨肩入長楊以攜
手金盤薦美藉之珍玉杯沉縹清之酒義曰和

神華非爽口於是娛樂未終西光將夕飛觴引滿奇神狎白投轄安坐歡甚促席以會雕蟲之賓亦有淸談之客論同炙輠藻若凌雲識異邈不能高其說相如不能擅其文無玄不析無細不分擲簡玉振下筆蘭芬乃亦六郡莫擬非直三蜀茂閒屬虞泉氣晩朗月潛暉淸卮未闌宵景方暇奇舞遞作名謳斯召紛綽妍姿嬋嫣宜笑綺縠風吹珠璣星耀齊竽颸參差之響趙瑟奏鏗鏘之妙茲亦遊讌之至娛子能借此而爲[illegible]

乎逸士曰輕蕩遊觀非予所就得性行樂從好

山南

君子曰植性和神實惟至味非直方今見重乃亦自古攸貴不同之和調腸補胃雜以龍肝獲炙豹舌猩脣劉氏之醞范公之鱗鶬出雲際鱒來江岷浦俎芬馥古聖所珍其酒則蒼梧九醞中山千日取譬濃露擬之餘露百味交馳三雅間出若其珍異則倚遊斯溢千品萬類不可詳悉西母蟠桃南楚萍實東陵之瓜北燕之栗湖

畔之柿江陰之橘張掖白柰脩陽黃黎河東洗犬臘蜀蹲鴟並怡神甘口獨美極滋加以伊公調和易氏烹䰞傳車渠之椀翠青玉之案瑤俎既已羅奇雕盤復爲美玩予能與子而享之乎

逸士曰甘脆腸腐五味口爽伊人素甞無羨方丈

君子曰千里之駒出自余吾伯樂所選伏波所模通肩合相平腹應圖激電比速躡景競驅騰黃弗敢擬駿赤兔莫與爭途異態馳蹤奇姿猗

侍從是縱友遊雲務馭形函遊華日不暇徙廻飾金羈之昭晰加以玉鞍之輝煥連乾麗靡輕蘇爍爛逸氣既爲勝矚美飾重成壯觀蹄蹶紅塵霈流絳汗風起龍驤灰聲鳥散自古迄今人誰不玩逸士能就予而乘之乎逸士曰遊逸輕佻策馬爭驅粤今樂靜豈能咸娛

君子曰光形飾體莫過解衣冠鵕鸃之長纓着曾雲之零霏琅玕珩珮言飾于背飄飖輕裾是用犀軀方空之綬弱紈之蕉暑纔炙而巳却風

未至而先擢既唯照麗無以輕鮮似朝霞之發彩若夕景之舒光至夫杪秋既謝寒緒中人則輕狐稱美豐貂表珍斯乃赤也所以去衆孟嘗所以出秦裴光之妙攝具之華君子武備所用禦邪標以珠玉飾以蓮花其任則百冶精銳利擬秋霜豈止在身爲美服襲稱藏固乃龍躍於襄水見氣於南昌幽遁神化其妙難詳將與逸士服之以相徉逸士曰紾絺避暑縕袍禦冬鮮麗綺靡未之或從

君子曰寔有喬桐拙葉青葱結根善地擢幹華
嵩栖鳳曾山之側藏龍平陵之東拂霄霓之高
雲鼓捎殺之雄風岩亭萬仞寔造天中乃使匠
石運斤班輸琢鉼製起玄修形踰綠綺與金石
而鏗鏘與絲竹而曼靡托北方之佳人命高樓
之杞氏開以巴隴才僮邯鄲妙妓謳獸為之轡
馳飛禽為之不徙加以荆和之飾照耀柘絲之
絃激揚三聲吐韻四結流唱辭高薰奏響溢芝
房竹來嶰谷律寫歸昌再鼓而玄鶴集九成而

儀鳳翔初音魚躍餘妙繞梁何止田文慨慷劉
靖心傷而已哉中山青曲若折而和揚美目以
流眄啓玉齒而安歌歌曰陽阿奏兮激楚流望
洛水兮有好仇縱輕櫂兮汎龍舟將與逸士陟
彼華堂憩諸閣館玉宇明華文階燦爛璇題昭
晰珠簾彪煥身託璿璣之筵目寓瓔華之玩且
以悅諸和性之樂豈非綺麗之觀哉逸士曰居
兹四郭甯辨五音靡曼不極君子弗欽雖聞瞻
辭之銳無會野人之心

君子曰白藏肅殺天高野清玉樹始落金蘂初
榮蓐鷙北反沙鴈南征寔秋收之美節將校獵
以娛情使櫪無伏馬棧靡遺行勑戈於芊眠之
野彎弧於曠浪之陰養由輕聆則林摧鷙獸蒲
且效技則虎下翔禽騰猨躍其足摅虎不擇音
掩兎轔鹿既蔑古之爲有填坑滿谷亦取昔之
上林至於輕繳纔飛則遽鴻解羽微纖始放則
並鱗失波豈論玄泉之則盜願將遨之歌弭節
言旋禽不可筭周旋眺覽足爲京觀子雖山栖

其從此玩逸士曰解網垂仁殷王美則鬭聲不
食孔聖淑音害蠢類而爲樂豈君子之用心
君子曰蓋聞地美養禾君人愛士澤被無垠光
照郊鄙蒲輪必鄒魯之儒宗紆青必洛陽之才
子大漢愧得人之盛有周慙以寧之美萬國若
翕從四海同使指刑措弗用囹圄斯虛旣講禮
於太學亦論詩於石渠戈有載戢史無絕書銅
律應度玉燭調和黃髮擊壤青衿興歌元帥寄
士庠序鴻生求禮義之汲汲行仁義之明明隆

承緣之義郡璘瑞之榮當朝有仁義之睦邊境無煙塵之驚信如四氣明並三光厨莛挺茂堦發吐芳瑞鹿摛素祥熊燿黃靈禽樂囿儀鳳栖堂太平之瑞寶鼎樂協之應玉羊丹烏表色玉露呈瀼野絲乖本嘉苗貫象固以德苞子姒道邁虞唐六合寧泰四宇咸康不煩一戟東夷膜拜証勞一卒西域獻琛鹿蠡稽顙以慘悪樓蘭面縛而華音吾皆去鼻歃之穴棄烏舉之深固以澤流無外恩被遐方福比嵩岱道則穹蒼繇

有聞若斯之化而藏其皮冠哉逸士曰鄙人寡識守節山澗不聞智士之教將自潛以糜軀請伏道而從命願開志以滌慮

贊

弓矢贊

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楊葉

命中猨臂長空

制法則贊

惟斯法則信如四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

以振民不敢欺

蟬贊

兹蟲清潔惟露是餐寂寞秋序咽晰夏闌豈伊

不羨躍彼華冠

傳

陶靖節傳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

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為

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

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迕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至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

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
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
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
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嘗候之值其釀
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
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淵
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
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
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

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纘然臻馬隊非
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
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
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
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梁昭明太子蕭統著

義

解二諦義并問答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二名俗諦真諦亦名第一義

諦俗諦亦名世諦真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真諦一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實義即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爲雜間俗者即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究勝究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

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卽
文論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眞俗世等
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
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偽更無有義所以但立
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眞諦審實是眞俗諦審
實是俗眞諦離有離無俗諦卽有卽無卽有卽
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眞是中道以
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體
南澗寺慧超諮曰浮偽起作名之爲俗離於有

無名之爲真未審浮僞爲當與真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爲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爲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又諮真俗既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自動不關真諦令旨又答真理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以是橫又諮若法

無起動則唯應一諦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兩不得言一又諮爲有橫見爲無橫見令旨又答依人爲語有此橫見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依人爲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

不生依人爲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即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又諮若真不異俗俗不異真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見不生爲體令旨答即俗知真即真見俗就此爲談自成無異約人辨見自有生不生殊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真寔之中見此浮幻令答真寔之體自無浮幻惑者橫謂之爲有無傷真寔體自虛玄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愚謂不得爲一

令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爲論可得成一又諮眞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眞體然則但有一眞不成二諦令答體恒相卽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覩眞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爲體聖人見眞以不生爲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一令答曰凡夫於無稱有聖人卽有辯無有無相卽此談一體又諮未審此得

諦一何所名令答正以有不異無無不異有故名爲一更無異名又諮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令答凡夫見有聖人見無兩見既分所以成二又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令答聖人見無在聖爲諦凡夫審謂爲有故於凡爲諦

栖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諦令答曰聖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又諮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教化衆

生令答聖人無惑自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
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又諮聖人知凡
見世諦即此凡夫不令答此凡即是世諦聖人
亦不見此凡又諮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
令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爲有故曲
赴其情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真俗旣不同豈
得相即之義令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
得自見其有見自不同無妨俗不出真外又諮

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當
即義即體今答更不相出名爲一體恐聖見殊
自成異義又諮凡夫爲但見俗亦得見真令答
止得見俗不得見真又諮體既相即寧不覩真
令答凡若見真不應覩俗覩俗既妄焉得見真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
歎之名真離於俗亦應是讚歎之名令答曰即
此體真不得言歎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
是歎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歎我體即真何

故非歎今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歎我體即眞亦是我眞故非讚歎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歎我是不僞何得非讚今答不僞直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訓之解義正是稱其實體豈成讚歎又諮此法無能出者爲得即是讚歎今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庚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今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今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又諮橫見爲有

寔自無法寔既無法說何爲生令答即此生法名爲横見亦即此横見名爲生法又諮若是横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何名横見令答既云横見寔自無生但横見爲有有此横生
衛尉卿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無義名令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令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令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

俗無義何得强字爲義又諮浮俗雖無寔義不
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令答
正以浮俗故無義可辯若有義可辯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眞不離俗俗不離
眞未審眞是無相俗是有相有無相殊何得同
體令答有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卽
是聖所見無以此爲論可得無别又諮既是一
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既有兩豈是一法令答理
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又諮是既有兩豈

不相違令答法若寔兩可得相違法常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令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眏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令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又諮直言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緐複令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

得盡美令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令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貶立名真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真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審云何有定體之旨令答曰談其無相無真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體又諮若真諦無體今寄言辯體未審真諦無相何不寄言辯

相令答寄言辯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辯相則有累虛玄又諮真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辯相令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又諮未審此寄言辯體爲是當理爲不當理令答無名而說名不合當理又諮若寄言辯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說令答雖不當理爲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真諦以不生爲體俗諦以生法爲體而言不生卽生生卽不生爲當體中相

上來當義中相即令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
又諮義既不即體云何即令答凡是真有聖觀
其無約見成異就體恒即又諮體既無兩何事
須即令答若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既兩異須
明體即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令答約
人見為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明即此亦何
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暎諮曰真諦稱真是寔真不
令答曰得是寔真又諮菩薩會真之時為忘俗

忘真不令答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又諮若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忘俗忘真何謂實真令答若存俗存真何謂實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又諮若忘俗忘真而是實真亦應忘真忘俗而是實俗令答忘忘俗忘真所以見真忘真忘俗彌見非俗又諮菩薩會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寔真便成乖理令答假呼實真終自忘真兩忘稱寔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

生法為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無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令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有無無異令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爲得不異又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令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答曰正是形待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令

答既云第一豈得非待又諮第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名爲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眞諦是待不名第一令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説俗第二方成相待又諮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待令答第一褒眞既云相待世名是待宜置可知

光宅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眞諦未審能知之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令答曰能知

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眞又諮有智
之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令答若呼有智之人
卽是俗諦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眞諦之
智令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眞智又諮此
人旣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令答冥於無生不
得言人旣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爲於眞諦中見有爲俗諦中
見有令答曰於眞諦中橫見有俗又諮俗諦之
有爲寔爲虛令答是虛妄之有又諮爲當見妄

爲當見有令答見於妄有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令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爲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令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冷熱不嘗異

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爲當但於真有迷於俗亦迷令答曰於真見有此是迷真既見有俗不成迷俗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真若不解

亦豈得解俗令答真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
真何妨解俗又諮此心不解真於真可是惑此
心旣解俗於惑應非惑令答實而爲語通自是
惑辨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諮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爲是真
解爲是俗解令答可名相似解又諮未審相似
爲真爲俗令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
不名真解又諮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應所
照之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則有三諦令

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生是真豈有三諦又諮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今答未見無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智觀真境豈得以智未諦當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真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真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二不今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又諮未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今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

於凡聖所見得有二體之殊又謂若使凡者見
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
太虛無令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
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又謂凡夫所見空
有得言是一不令答就凡爲語有實異無約聖
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謂曰俗人解俗爲當解俗參差而
言解俗爲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令答曰只是
見俗參差而言解俗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

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妄今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即是解眞不解虛妄所以名爲解俗

光宅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眞爲當漸見爲當頓見今答曰漸見又諮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眞得有由漸今答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眞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爲不悉忘今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又諮一得無相忘萬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眞境不應漸見今答如來會寂

自是頓眞從行聖人恒自漸見又許若見眞有
漸不可頓會亦應漸漸忘萬有不可頓忘令答解
有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萬有並寂

解法身義 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默然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稱天竺云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爲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剛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剛卽爲名相定是常住便

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曰金鋼本是譬
說及談寔體則性同無生故經云佛身無為不墮
諸法故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
邊無有足迹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知清淨而
不可為無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
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
得用體以釋身義令答曰無名無相乃無體可
論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又諮若寄以名相不無

[illegible]有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令答既云寄以名
相正明理寔無相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寔無
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令答寄言軌物何得無
體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令答軌物義
邊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又諮真寔本
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真寔強生言
相令答真寔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
必須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

令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又諮既爲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爲萬行所得令答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又諮是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以無相全無所得令答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又諮現有衆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爲無令答凡俗所見謂之爲有理而檢之實無萬行又諮經說常住以爲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有令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

云何可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

相絕知何得猶有身稱令答曰無名無相曾有

何身假名相說故曰法身又諮亦應假名相說

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令答

亦得寄名相慧眼所見又諮若慧眼能見則可

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令答慧眼無

見亦無法可見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令答

理絕聞見寔無法身又諮若無法身則無正覺

正覺既有法身豈無今答佰是寄言故有正覺

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懽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爲正在妙本

金姿丈六亦是法身令答曰通而爲論本迹皆

是别而爲語止在常住又諮若止在常住不應

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謂法身令答常住既

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

身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

法身令答衆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何

寔累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爲身令答隨物見
有謂有應身又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令答通
相爲辯故兼本迹覈求寔義不在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爲以極智名曰法身爲
以絕相故曰法身令答曰無名無相是集藏法
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身又諮無名無相則無
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令答正以無相故
曰法身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
非復法身令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又諮

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令答

於無名相假說法身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存名

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令答旣於無相假

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令答曰

法身無應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

何謂法身令答曰本以軌則之體名爲法身應

化之談非今所軌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旣

爲物軌豈無應化令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

爲物機化緣已畢何所應化又諮若能益衆生
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令答能生注仰
機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又諮既生注仰
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令答正由世尊
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應而後
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窮美若必令實應
與菩薩豈殊

附錄

昭明太子傳　　陳姚察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群臣固請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

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
孝自出宮怕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
多便留水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
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
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
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加
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
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
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

躬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
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
不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新意普通元
年四月廿一日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
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
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孝
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
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
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

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

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彊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瘠我比更無餘病正為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

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即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
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
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
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確
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
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
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
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
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曰

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矦慙而止出宫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勑賜大樂女妓一部畧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毎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賑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為備棺櫬毎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戸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

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諫止高祖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勑參問輙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謚曰昭明五月

庚寅楚安㐫陵郡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册文
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
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
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
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
文選三十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雞鳴而起孳孳
爲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
畝之中終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況乎處重明

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
德其何遠之有哉

昭明太子傳

唐李延壽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旣年垂强仕方有冡嗣時徐元瑜降而續人荆州使至云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業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年幼依舊於内拜東宫宫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宫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

孝自出宮恆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詒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辦

撫以太子仁愛故輒賞杖四十令日彼若得罪便合家笞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

三。謹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
以爲至德所感時俗稱孝太子欲以己率物服
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
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絶傍親書翰並依常儀
太子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
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
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絶之義義在去服
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
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

瑩例相符謂猶應蒸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
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諸賢更
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
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
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
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
口每哭輒慟絕武帝勑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
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
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強進飲粥太子奉勑乃進

數合自是至是日進麥粥一升雖屢奏勅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毎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塡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毎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

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末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

路以米密加賑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槥毋問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請罷武帝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毋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

向西南向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没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甿庶

及壇微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訊鞫了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擁使以手板代之嘗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袢遂恐廚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閤小兒攤戲後劇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

二十卷文選三十卷薨後長子東宮郎將南徐
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
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詧封岳陽郡王詧封武昌
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二千戶女悉同正主蔡
妃供待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爲異帝旣廢
嫡立庶海內嘩喈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
岳陽王詧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
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
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

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
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
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鵞及
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宫監鮑邈之魏雅者二
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武
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鵞等物
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
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慨故其嗣不立後邵陵
王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爲誘略

之罪牒宮僚文追感太子寃揮淚誅之邈之兄
子僧脩為宮直前未知邈之姪即日驅出先是
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
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
開者反語為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為南徐州
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道歡於崇正殿解
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
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
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

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謠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遠孫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棟嗣

哀策文

梁王筠

蜃輅俄軒龍驂躑步羽翮前驅雲旂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旒旐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奏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

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犇
繹施精陰義弛位纏哀在疚啟憂銜恤孺泣無
時蔬饘不流禫遘踰月哀號未畢寔惟監撫亦
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怡怡金華玉璪玄駟班
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是理矜
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慍喜殷勤博
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師卑
躬待傅盡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
務辯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緯研精爻畫沈

吟興韻優游方冊厭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
略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勝槩充積儒
墨區分膽河闌訓塋睿揚芬吟咏性靈豈惟溥
彼翁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
思泉流清華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
洽辭歸繁富或體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
子懸秀望苑招賢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
席摛文掞藻飛觴泛醳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
風霞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

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穨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廡諮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胤嗣長號跗萼增慟慕結親遊悲動氓黎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徙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饛饛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漣漪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

呼哀哉昔辭闕以遠徂轔青門而徐轉指馳道

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暖脩阪之威夷邈平原

之悠緬驂蹀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泫嗚呼哀

哉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

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

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郎

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閟傳聲華於懋典觀

德業於徽謚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

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媿嗚呼哀哉

求撰昭明太子集表

蕭子範

姬旦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歿傳雅頌於千祀夏啟之風載傳樂世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京見美長書一奏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葛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詩賦可喜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爲論兼奥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音頹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縟錦縱橫

豔思龍蓋蔚林積緣累紊盈車滿篋金石有銷

斯人方遠既異陳王之將撰又非東陽之自集

[illegible]輕身示微塵露豹班巖[illegible]永轂騑驂戀

主懷慈伏淵溺纂冐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玄圃園講賦

梁蕭子雲

日天監之十七曆備德之方宣帷玉帛之光盛
情山積之在焉於是上照天下淵泉輪囷之氣
蘊日月之景揚員乃聖武之龍飛載爲家於
天下思承規於景數遂長發而明祖若重光於
日月似二英於皇夏方前星而列曜播洪鐘於
亂雅去兹來福來即東朝文物是紀聲明是昭
發玄章於粉績靡青綏於翠翹鑾納那而垂濛
施和鳴以承簫載錫其光令聞令望察情幄帳

讓齒虞庠性與天道言爲珪璋詩史選集禮易
翔翔義華洛水文麗淸濟昔七覺之吐華高人
天而爲長道兩被乎日用法東流而未朗故授
神翔於文含質辯於明兩與昔談而同世亦
千年而影響聞塡塡之法雷見慧雲之初爽眞
如之桃旣接猴揮之功巳蹋朋金泥剖玉牒削
蒸栗之簡採羅樹之葉石室靈篇南宮神篋所
以一音不巳而待規重矩疊者矣惟至人之講
道必山林之朋曠彼柰園與杏壇淵淨名與素

玉樓清遊之浩瀁擬樂賢之隆壯曆情杳然是焉候帳乃高談玄圃之苑張樂宣猷之上觀夫靈圃要妙總禁林之叶寐京輦道之三星孋離宮之六曜寫溟浚沼方華作峭其山則崱崺犖彖硱磳詘詭坂墀巖嶭戛含霜雪下則谿壑泓澄虹蝀降升上則青霄丹氣雲霞鬱蒸金華琳碧爛銀礫石藻玉樆白丹瑕流赤周以玉樹灌叢紫桂香楓賞當含人桃枝育蟲妙草的爍靈果垂菱長卿寒翠簡子秋紅崖戴雲而吐雨木

鳴條而起風中有蘭渚華池淥流淵溢激水推移獅岸夼溟倒飛閣之巘峨漾釣臺而浮迴張翠帷於鴻鵠泛羽旒於雀艇鳥則杉雞織貝木客錦章戴勝吐綬鸜鵒鸚香璧龜紫鷩鶺鷓鷥鶩鳳鳴日懸高廣浮長內則錢荇菱華蘋苔散施碑硯巨石瀆瀧碧砂離徙比胄累綺紅瑕漂青綸之囊折蕩碧組之鬖髿銅龜受水而獨流石鯨吐浪而戴華所以藉園籞之壯觀將髣像於咄邪於是清宮廣闢宿設宵張華燈熠燿火

林芷芷飯閃六尺龍叢九光額若流金之出沙
礫燦若列宿之動天潢朗燐爛而戒旦雲依霏
而蒼簇輕輦西園齊宮北禦文衛濟濟僧徒肅
肅法鼓淵而震音衆香馝而流馥亦有百獸敢
收騶騶雲車九層芝蓋岡鹿哭姬楚艷胡笳燕
筑常從名倡戲馬蹋鞠翅以陽波紫複繞崇賢
職承祿揚散華之飄飄響清梵於林木燈王歸
而贈璡香積來而獻熟似衆聖之乘空若能仁
之在目既而俄軒有睟肆筵授几高殿肅而神

嚴徵言欣而奏理煥嘉語於丹青得親承於音
旨稽用物而得心情研幾而盡論言超超而出
象理亹亹而跡繫魏兩娛心之談未足云晉儲
真假之理豈能遂史臣乃載筆撰功請事其職
賦金相標玉式世既聞其齊之言民已登仁壽
之域矣將奉瑤宮之軌陪雲樓之軾福穰穰委
如山長莫長永無極

謝東宮啟

梁劉孝綽

孝綽免官諸弟時隨藩在荊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

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貿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

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發疾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寔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諭道觀書備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言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訧罹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己之光照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纆

幸得蠲於庸闇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遐方繫馬縣車息絕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曲已造坎愆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賡寬和之色語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將石榮同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永渝丹石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搆茲嫌誠且欺冬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

謝東宮賚園啓　　　梁　張纘

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諠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遲朋好採橘柚之秋實而王畿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畤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俯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遏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煙霞舟艣春迎夏

華丹競發青秋向冬雲物澄霽歸職戶牖不異
登陟升降階墀巳竊臨覽亦相所屆累日不能
究其源熙爲之豐山澤不能踰其美

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啓

伏以狐裘能薄往賢舊名玄豹青犴未能適體
嚴冰在節朔飈結午吹綸愧爨被纊慙温但勤
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明經坐叨重席仰榮俯
媿進退在顏

蠟鵝辨

明　張燧

昭明父子間備極慈孝何容有纖芥猜嫌帝之舍其子而立簡文也夫亦謂天下初定宜須長君耳延壽乃妄稱丁貴嬪塋地不利長子昭明用道士厭伏爲蠟鵝埋墓側宮監鮑邈之密啓武帝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太子迄終用此慙慨帝以宿衛故亂嗣不立嗟乎貴嬪之薨以普通七年距中大通三年巳六載矣太子月剖萬機多所斷割減膳救饑徹衣炊凍種種佳事

又諫止三郡民丁就役豈須大慚者能作此舉止哉且帝旣晚年多忌業有宿物在胸不化安得都無片詞譏讓又那堪以事權頓委東朝全無防閑之意直待甍後建儲幾洩此忿耶則延壽之妄甚明也且云昭明甍後邈之坐事牒宮僚文追感太子寃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爲宮直郎日驅去此皆誤以貴嬪無祿昭明繼逝郎在轉盼故有此點綴若相隔六載僧隆豈能蒙面許久與昭明歲歲相安至是始知爲邈之

徑耶南史較諸史雅多逸聞然但一二碎事本
史失載而南史發之若厭伏果真父子間許大
猜嫌姚察作傳豈容全不照管恐姚無此缺漏
也至于昭明性不好弄屏絕聲伎屢有明徵延
壽又誣其秉雕文猶摘芙蓉姬人蕩舟淹沒爲
其致疾之由果爾則昭明故一少年浮蕩者殊
與半生行徑不類姚察之贊昭明也曰雞鳴而
起孳孳爲善此是何等人品一經延壽蛇足便
使存沒銜疚然則南史昭明傳爲有梁東朝謗

諧可也

遺事

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嘗遊宴玄圃執王筠袖撫劉孝綽背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殷芸陸倕王筠等同見賓禮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錄太子使孝綽集而序之劉孝綽傳

武帝時忽有四人來貌可七十鶴衣躡屐入建康里惟昭明識之一見如故目爲四公子太平廣記

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

闢博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縣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比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李善

序

集評

昭明太子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東序長循元良之德蘊茲三善弘此四聰虎賁應其經學稽體懸其調護貴正博覽延賓壽森能賦問對寢攬書戒憑陵而已哉 簡文帝表

糾謬

世人見梁太子輙指爲昭明不知昭明沒後簡文亦爲皇太子也以故二太子多混襍未易可辨如林下作妓詩昭明筆也玉臺乃誤標爲簡文和林下妓應令即簡文應昭明令也初學乃誤標爲昭明夫昭明將應誰令乎今兩正之他如和名士悅傾城同庾肩吾四詠俱簡文筆而藝文誤書爲昭明又如江南弄及浙燕俱簡文筆而英華誤書爲昭明若曉春詩諸本並稱簡

文乃近代綜昭明集亦肎載可恨今悉正之

王威明卒太子出臨與湘東王令乃尺牘清裁及世說新語補遂誤指太子爲昭明昭明以中大通三年薨至六年始改元大同而王規以大同二年卒則太子者正簡文也是時昭明薨凡六年矣今正之

陶華陽墓誌藝文明載爲簡文作近乃誤列于昭明集即焦太史所刻陶隱居附錄亦不及覈正殆相沿之過也按弘景亦大同二年始卒其

非昭明手無疑且中稱昔在枌壤今進元良則簡文始在南徐州後爲太子也今正之近刻小本昭明集并簡文所爲何徵君墓誌亦復混收今俱駁歸簡文集文苑英華有七召一篇是梁人語然不載作者姓名而列在昭明七契之後文儷遂并七召目爲昭明作今駁出